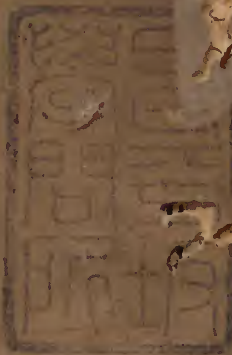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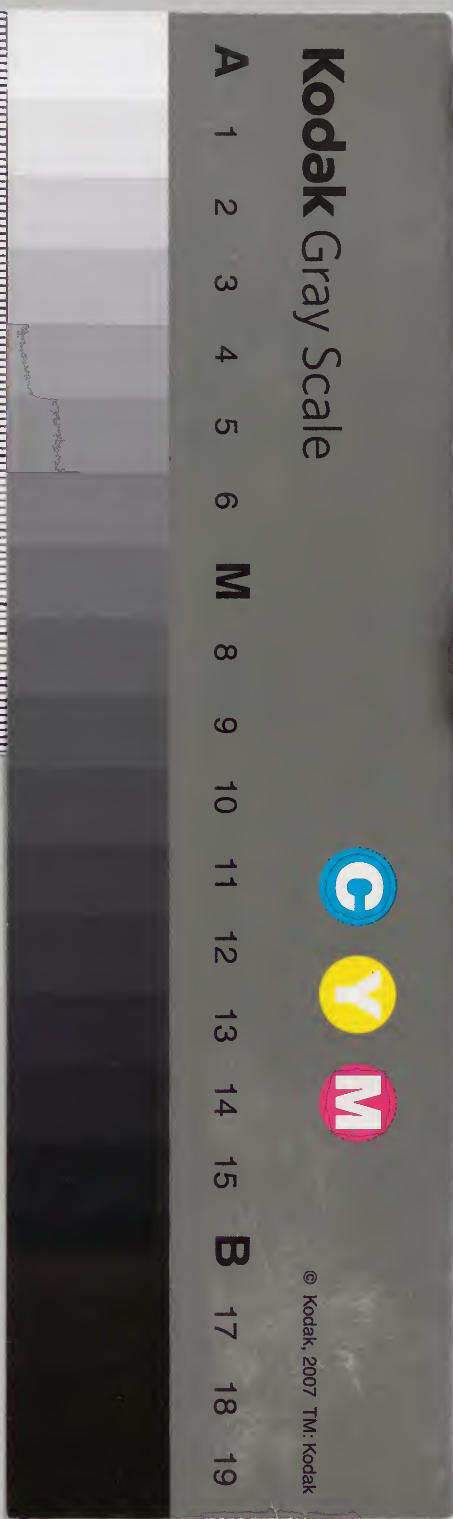
三之七



			九	漢書門
			四	
			二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函	架	冊	號	漢書
五	二	二	〇	
八	一	一	二	
			二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2
冊數	10	(2)
函號	298	289



大學衍義卷之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帝王為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

商書篇名。說傳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之為相。作說命三篇。

王曰來

汝說台

小子舊學于甘盤

台。予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

既乃

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遜。隱也。徂。往也。

河。亳。皆地名。暨。及也。罔。無也。顯。明也。

爾惟訓于朕志。

訓。教也。

若作酒醴。爾

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

克邁乃訓邁行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

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

也永也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也敏速也

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

其也躬也惟敦學半敦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

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

無愆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克能也旁招俊

又旁廣也俊賢也列于庶位庶衆也

臣按高宗之為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

甘盤遜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

此四字是君父實學宰相盡職處

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傳說遂命之以續甘

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

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

輔無以進其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

之教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

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

於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

為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

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

益乎獲者得之于已也學必自得然後為功不

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爲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于是又言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

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而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卽道道卽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教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爲法。成湯旣盛矣。德猶恐其有慙。過必改而不吝。儻能

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

羣臣進戒成王之詩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就成也將

大學

有緝熙于光明

緝續也熙廣也

佛時仔肩

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

也肩負也

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

以學力去闇晦

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群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于群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大學後章 卷之三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已蹈道。卒為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帝王為學之本

漢高文武宣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祖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以此責賈
將置絳灌
何地是以
論人宜恕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編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

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
 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
 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
 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
 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
 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
 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
 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
 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
 戚夫人為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

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
 氏至于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
 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
 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
 布陳豨盧縮韓王信不皆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
 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
 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
 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
 固難于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

封建可以
 禦匈奴否

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召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

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于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宰我問鬼神其他門人高第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

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于古。吁。可憐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

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

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為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知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非知易者不能為此

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劄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

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已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夫詩三百。以關雎爲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于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知本之言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鬱于大道鬱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

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

也。寃窮也。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

名繩下

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

嘗侍燕從容言陛

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

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宜用修正之人則達於時宜又與元康詔書合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

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

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

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為肅

又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僭豫急蒙之

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

之符甚于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

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

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

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

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爲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濶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于功利其與帝柄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爲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爲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爲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

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叙漢高文武宣之學。

甲寅三月二十一日見

林學士

大學衍義卷之三 終

大學衍義卷之四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帝王為學之本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

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

召

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久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

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

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

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

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

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

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

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不明雖有

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

其來脈遠矣

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為皇太子師

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

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

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

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為五更。更謂

者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

經自為卜說。謂卜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

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

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為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

以寬以恭
關內侯且
直遂謝

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為貴也曰御眾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為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蕭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為太子也受學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

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媿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况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

章句之累人如此而累人主尤甚

邪惰哉

擇人為急

唐太宗身屬縶韉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于經術召名儒為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

大學後義 卷之四
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幄。邇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

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睿聰。其與

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

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

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

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卽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與。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

摹與我

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奸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奸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奸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窳。閨門之內。旣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

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凝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大真之蠱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

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于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

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錄勲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鏘程昇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

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幃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群臣獨一裴垵。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叙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帝王為學之本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_音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

人君之大道哉。管顏淵問為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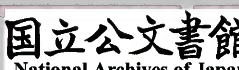
魏文帝魏武帝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

成章博問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爲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爲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修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

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銜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爲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則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



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君皆所當聞。然一日萬幾。無徧讀博通之理。苟顛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智不及此。徒使魏王以聚書為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

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于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既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匪人。使閹寺之勢益張。甘心以報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為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為五十章。因引諸生能

此天在山
中所以為
太高高乎
天也何天
之衢是人
主吉凶

爲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間。熹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楊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爲之。况人主乎。賦猶無用。况書篆末執乎。靈帝名爲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進之階。况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奸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

論者特以爲來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羣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艸無人

此漢文不如其臣有三代之遺意也

隨意緣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爲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宮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猶可見英主之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以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以上叙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卷之四 終

大學衍義卷之五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

帝即天也若有恒性若順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

降下也厥其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

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強教以善則是逆之

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為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烝民。

尹吉甫作此美周宣王。

曰天生烝民。

烝衆也。

有物有則。

則法。

也。民之秉彝。秉。執也。彝。常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

衡為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為人而不能全乎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人矣。彝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

成之者是人做自成自道皆然

八字註精

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然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孔子所作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亨通也。嘉美也。利宜也。貞正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為春。於仁則為仁。而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

此孔子解易第一義。乾在人非在天。

萬物皆備
冬也樂莫
大高冬而
春萬古長
春矣

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眾美之會也。秋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在人則為智。而為眾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貞

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非終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昭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

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

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

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固所以

為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于外。而智藏于中也。人之與天。

其果二乎哉。而况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

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

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以爲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管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爲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敦頤曰。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
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
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
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
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
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莫不統於其
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
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
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

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
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
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
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
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
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
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
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
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
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

大學衍義 卷之五
無失于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者。強爲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卽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卽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爲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闕謂齊景公曰。成闕。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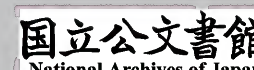
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顏淵，孔子弟子。名回。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說命之辭。瞑眩，猶昏憤也。以毒藥攻疾，故昏憤而後愈。

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克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



復引成覲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廣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管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熹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

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內結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知其善而以為是。非知其惡而以為非。惻隱之

大學後章 卷之五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有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真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真實無妄。故信

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擗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理。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所謂情也。四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

尋着端緒
性可盡天
下事皆可
做

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

流行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于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仁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于譽。又非

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爲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無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乃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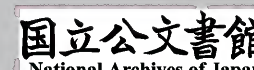
其端則何以克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
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
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
仁義禮智庶幾克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
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
息而方達者隨堙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
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
克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克則不足以事父母是
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而後之人主
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以悅其親之心或以邇

即遜志務
時敏之旨

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端
也克與不克而已耳此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
正加推廣之功至于保四海則自然之効驗也
四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
熹而大明
聖明優柔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孟子弟子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楬也

能以人
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
爲柷楬也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柷楬則亦



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猶驅也。

臣按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栝栳。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于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栝栳。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

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曰。水性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額。額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執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顛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于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

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

告子弟子

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文武謂周之文

主武

幽厲興則民好暴

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

或曰有性善有

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

象舜之弟堯之臣也

以瞽叟為

父而有舜

瞽叟舜之父也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

子啓王子比干

微子比干皆紂叔父又為之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

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

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算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彜與彝通用。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四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爲非。而設二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辨。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爲惻隱。

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

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

曹交曹君之弟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勝堪也匹鴨也鴨之雛也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一百二十斤為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于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曹交是時亦在鄒。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臣按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

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慊。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為堯舜。獨患其不為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苟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禮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為故陷于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之當為

者無不可為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為不為耳。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為堯舜者能盡此信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為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為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真隨處發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

性為不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

大學衍義 卷之五
三
屢言之其為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

或謂以此為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為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為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間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為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

如此而後
波之禍仁

義

相秦

斯荀卿弟子

剗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

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為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然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為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

大學衍義 卷之五
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已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已復禮此治已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已之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說如此惟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之五

終

甲寅四月六日一見

林學士

大學衍義卷之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一

兼言五者大倫

大學 禮記篇名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

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癢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

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文。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猶物也事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

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為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錄焉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教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大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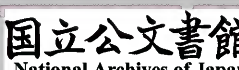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

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

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

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



大學衍義 卷之六
四
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也。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猶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卽三綱而言之。君爲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爲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爲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爲人君

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爲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爲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通言人子之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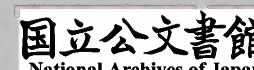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惟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行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

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飢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為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



蓋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
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
也如此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
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
世之著龜也

明察及乎
天地謂之
在明明德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矣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
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
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
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
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
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它全其所以與我者
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
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不辱其先可謂全矣故壹舉足而不敢忘
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

大學後義 卷之六
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
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
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
嫚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
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
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卽是而觀。
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下之道。其妙而
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
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

昭著而不可揜。卽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
指兄弟而言。孔子旣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
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
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
心。孝旣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
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爲人君
者所當深體也。

易 蠱 卦 初六 初爻 陰畫 幹父之蠱 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之食皿。敗壞之象。故
以治事爲 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治蠱也 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慢易之至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玄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慢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

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

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

子曰無違樊遲御

遲孔子弟子

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

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清。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爲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爲。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大學衍義 卷之六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爲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爲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嫚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

傲之矣。爲人主者。儻能體孔子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爲孝者。子游聖門高第。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爲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記禮亦曰。養可能也。敬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謂父兄先已而生也曾是以爲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顏色爲難。至於服勞能養。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爲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謹乎。如此而後知色難之義。禮記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

惟其恐懼所以明察此毋不敬之大者

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僞爲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載作西

狀仁親切無如此語

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之予我以
 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才子也。
 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子也。禍
 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
 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
 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
 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
 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
 天也。天卽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
 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

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槩如
 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卽全書而熟復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
 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
 安能爲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

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
 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喻者。開說曉譬之謂爲
 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
 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

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它

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賈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為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

大學後章 卷之六
謹矣。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為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禮無容。不為聲不委曲。容儀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二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為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絕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壹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為然友。其傳也。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

之服。飭粥之食。

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也。疏。麗也。麗布也。飭。糜也。喪禮二

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曾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

此文公謂也。

吾它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

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它求者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

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歠粥。面深

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尚之風必偃。

尚。與上通。偃。伏也。

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

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

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

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

仁。子思作中庸。亦謂自碁而下。貴賤有殊。父母

大學後集 卷之六
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邪？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爲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之制，然詳其遺

詔，蓋爲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群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父在得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

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茹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爲而發。爲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

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上之所爲。旣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倏然必有見乎其位。儻者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

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以一月存終身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大馬盡然

而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然洞洞空無

它念也屬屬者相續連也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

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為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為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祐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言記禮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此卽是真
戒殺真放
生文

大學衍義 卷之六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
忘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
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
耶。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
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
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
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疎
忌。同姓七公子。托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
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旣多乎。此又不

述事不煩
可爲經筵
日講法

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行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
意。

以上叙天理人倫之正一

大學衍義卷之六 終

大學衍義

卷之六

天理人倫之正一

三

大學衍義卷之七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堯典曰有齔在下曰虞舜 齔無妻之名在下謂 父頑

父瞽瞍心不則 母嚚 母嚚瞽瞍後妻舜繼母也 象傲 象

德義之經為頑 克諧以孝 諧和 烝烝乂不格姦 烝進也

慢不友也 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

大學後章
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以謂甑之炊也火然于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山名舜微時所耕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

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見瞽瞍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齋

慄齋莊敬也慄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慄之貌瞽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于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致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况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

大學後章 卷之十
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爲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

子公明高弟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

若是愁愁無愁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于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

僅曰可以
孝子之憂
終不解也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
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躁急心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熱也。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
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
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已之大罪。而不
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
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

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
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
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
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
之屬。歷三代為諸侯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
栽也。培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養也。培也。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

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于宗廟而下延于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于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雷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

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于覆宗絕

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太王王季文王之父壹

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謂

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

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

刀天球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薦其時食四時之食

各有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太王實始剪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歿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

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

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中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

曰未有原未猶勿也原再也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說與脫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句有二

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

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之記漢文

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

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

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天下傳

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

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

也父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

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

天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
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
力動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
大笑為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
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
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
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于父唐太宗雪父之耻可謂
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音侈又昌者反然以功業
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
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
贖前過而已况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為多功
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
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此所謂終
身之喪自
天子達于
庶人而生
我之日又
可知已

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

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典故。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

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

小人勿用
必亂邦也

用小人漢武不能有其子用小人肅宗不能有其父而易發之子師一為子盜父兵一為內傳握兵言之若合符券易其至矣呼

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謀事上皇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垣墉淺露非至親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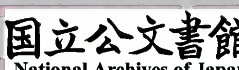
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廼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

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為讒間而迫遷之謀

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芘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為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



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于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于中徊徨顧慮欲為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却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

三 進賢 甲寅五月九日一見了

杜學

大學衍義卷之七 終

